

小說館

78

學

年

度

台

大

學

生

會

策

劃

台

大

小

說

選



蔡源煌◎編

1
0

小說館㉞

台大小說選

編 者／蔡 源 煌

發行人／王 榮 文

出 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三段 184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365-3707

傳真號碼／365-8989

發 行／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優文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 1991 (民 80) 年 9 月 1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30 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32-1330-3

青春飛行

吳淡如 著

都市男女兵法

張國立 著

燃燒的天

陳燁 著

七色花水

商晚筠 著

屏東姑丈

李潼 著

恆河的鼻環

金光裕 著

紅粉

蘇童 著

蔡源煌，台灣嘉義人，畢業於台大外文系，一九八一年獲紐約州立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現任台大外文系教授，著有《文學的信念時報》、《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海峽兩岸小說的風貌雅典》、《解嚴前後的人文觀察——遠流》等書。

小說館[58]

台大小說選

蔡源煌 / 編



遠流出版公司

小說館㉞

台大小說選

編 者／蔡 源 煌

發 行 人／王 榮 文

出 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三段 184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365-3707

傳真號碼／365-8989

發 行／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優文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 1991 (民 80) 年 9 月 1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30 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32-1330-3

目次

文學道上行人稀／蔡源煌

五

張漢南作品

慌城

二三

水仔伊父子

五三

賴香吟作品

清晨茉莉

八三

蛙

一〇九

黃啓泰作品

少年維特的煩惱導讀

一二七

覓食者的晚宴

一五九

許順鏜作品

外遇

蔡斯吃掉了半塊餅

褚士瑩作品

井

COOL的畢業冊

跋／許書婷

一八五

一九九

二二九

二四三

二五一

文學道上行人稀

——序《台大小說選》

《台大小說選》共選了五位小說家，每人兩篇代表作。編纂《台大小說選》的用意是要把在學的台大學生作家的作品彙集起來，一方面對作家個人有紀念的意義，另一方面對許多默默地在耕耘、在憧憬著作家夢想的在學學生也可能有點啓發和激勵的作用。但由於編選的過程幾經波折，等到這本集子問世時，有幾個人早已經畢業離開校門了。

這一本集子得以面世，還得感謝許書婷小姐，多虧她居間聯繫協調，編選工作才能夠完成。

《台大小說選》的整個編輯作業上，我的角色一直在變，這是我始料未及的。最早我只

答應爲這個集子寫一篇評論，沒想到後來連編選的工作也落在我一個人肩上！

在最初看到的稿件中，尚有邱妙津的兩篇，後來據瞭解她已出了個人專輯，礙於其他的顧慮，出版社當局決定割愛。

現有的這五位作家中，我的編選方針是：每一位我只負責挑一篇我認爲最好的；另一篇則囑咐每位作家自行挑選。我這個工作方針有兩項用意：其一，我不想讓讀者以爲這完全是以我一個人的好惡選出來的；其二，我讓每位作家挑選自己覺得中意的一篇，也可以讓讀者研判這五個作家究竟希望他們如何被「定位」。

這五位作家中，有極寫實的（張溪南、賴香吟），有極後設的（黃啓泰、許順鏜），也有典型的文字魔術家，將現實著上寓言和魔幻彩衣的（褚士瑩）。

坦白說，這十篇作品倒不見得篇篇都合我的胃口，但我想也唯有拋開我個人的主觀，這部有限的選集或許可以展現出較深厚的內涵。

張溪南的〈慌城〉曾獲一九八九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首獎。它探討男主角Y一天的生活——從早晨六點十五分至下午四點零五分；在手法上，作者用了近似現代主義作家慣用的意識流技巧，將Y一天的行動和Y來台北四年多所發生的際遇穿插。前者構成小說的故事

動線(action)，後者則以Y的意識流和自由聯想來交代。

〈慌城〉的男主角Y是電腦公司的設計師，在感情上他是個失敗者。和他相戀多年的阿美，是公司的會計，後來卻嫁給公司裏的另一位同事。這一場感情生活上的挫敗構成小說中主人翁的心理衝突——就戲劇性衝突而言，這似乎是唯一的因素，因此，在某個意義上，〈慌城〉讀起來並不怎麼刺激。

但是，在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評審會上，〈慌城〉之所以獲得青睞，可能和它所寫的一九八九年台北的社會現實有關。張溪南寫道：

來台北已四年多，就像早上那場惡夢。起先，像坐上了那個旋轉地球的遊樂器，還不及坐定，就已轉得暈眩，所有的街道和招牌在四周急速旋轉重覆，容不得他細細慢慢去看、去找、去想。後來，這城市搖身一變為大賭場，充斥著緊張、刺激和誘惑，每個人瘋狂地在賭桌邊流連、下注，有輸有贏。……後來這賭場又變成了大監獄，他把一切全賭進去，自身成了抵押品；每天從賃屋處到辦公室，再從辦公室返賃屋處，那旋轉地球仍一直在轉。長久，他暈得想嘔吐。

上引這段文字所說的暈眩，指的是一九八七年末期至一九八九年之間台灣盛行的「金錢遊戲」——從大家樂到香港六合彩，以及狂飆的股市交易。當然，〈慌城〉所寫進去的社會現實不啻是這些，還有

林立的招牌紅艷而誇大，上頭盡是曖昧的字眼：「全套指壓」、「兼差理容」、「柏青哥」和一連串毗鄰的「餐廳」。……這裏的餐廳並不像餐廳，因為它並沒有氣派的裝潢，只有櫃台和櫃台前一排女性「服務生」；「服務生」一本懶洋洋的原始媚態，挑逗過往行人的獸性。

我想，是這幅台北街頭的浮世繪以及它所蘊藏的官能文化，深深地吸引住評審——和讀者——的注意。

前面已指出，張溪南有意以意識流的技巧譜出男主角一天當中大約十小時左右的「生活」。那麼，小說中的這個日子，作者刻意安排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雖然作者在日期上有

所隱諱，但小說中所交代的農民示威活動，使我們可以確定地說是這一天絕錯不了。就這樣，在一萬三千字的篇幅之內，作者盡量把台北社會現實的點點滴滴容納進去；〈慌城〉的內容較容易討好，理由也正在這上頭可以看出端倪。

從細節去看，〈慌城〉有它用心之處，例如Y在「餐廳」狎妓的時候，作者運用了蒙太奇的手法疊合了四個意象：

1. 家鄉那座祠堂供桌上的觀音大士：神像手持淨瓶，披著淺綠紗巾，露著白皙的頸部，及光滑蔥綠，五指微張的柔荑。他常幻想那白淨純潔的神像紗巾掉落後的胴體。
2. 那女郎挨靠了過來，……伸出雙手慢慢地解開Y上衣的鈕扣……。
3. 「阿美，阿美……」Y急促喘氣，閉上雙眼，這女人讓他極度不安。
4. 「MTV」電影中的男主角和女主角作愛，教堂的牧師高亢而激動的語調有點顫抖……

以上第一和第四個意象，充滿了褻瀆的想像，而神聖與猥褻兩種畫面並陳，使Y的行徑和他那種完全缺乏宗教性（或靈異性）的生存狀態表露無遺。擴大而言，這也未嘗不是對在「慌城」

中生活的許多人的一項道德批判！至於第二和第三個意象的 fade-in 及 fade-out，則在交代 Y 只是把眼前這個妓女當成阿美的替身；他一眼就挑中她，只因為她嘴邊有一顆黑痣，和阿美一樣。其實，Y 的感情挫敗固然值得同情，但是他的失敗並非沒有原因的。他是個 Drifter——是個漂泊者，隨波逐流者。他投入股票投機，究竟是要什麼，自己也不清楚。「要什麼？Y 只是不甘平庸的活者，到底要什麼，也從來沒仔細思量過，但他覺得這世上總有值得他花一輩子心血去追求的東西。」

〈慌城〉的每一個片段都標有時間，但後來則愈模糊。Y 狎完妓從「餐廳」出來，是下午四點五分，最後喝了一瓶啤酒，Y 在微醉的情況下墜樓，跌死在示威的人群中。這樣的結局，在我看來，並不理想，但如果刻意拿 Y 這個不可思議的下場來烘襯「慌城」之荒謬，我們似乎又不得不接受它。但是，我倒想指出，作者爲了凸顯這個潛在的荒謬，有時候也轉接得太兀促，例如說，在九點三十八分一節，寫 Y 突發奇想要搶劫銀行，多少有點畫蛇添足之虞。張溪南的另一篇作品〈水仔伊父子〉運用傳統的敘事法，故事交待得甚爲清晰，這裏我就不贅述了。

賴香吟的〈蛙〉是她的處女作——至少是她在文壇的 debut，第一篇面世之作。故事

的梗概是：一對年輕夫婦廚房的排水管裏突然來了一隻青蛙。女主角是一個紡織工；男主角則爲「貯錢」每天加班到晚上八點才回家。女主角對自己的姿色有幾分自戀，對自己「先生」不解風情「有點介意，碰巧在紡織廠的領班垂涎於她。

從這篇小說前後文的搭配來看，作者讓躲在排水管裏的這隻青蛙變成某種象徵——這個象徵有點矯情（mannerist），但話說回來，這畢竟是賴香吟的第一篇正式作品，我們自不該過於苛責。小說中寫道：「蛙鳴在那秒與秒的空隙突然響起，嘹亮而短促……好似暗藏著什麼難以臆測的危機。」

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例行公式中，突然出現了蛙鳴——尤其是在城市裏——作者有意藉此去喚醒人們（狹義地說，小說中的女主角）對「日常性」的束縛之自覺：

「幹嘛一定要生小孩？嫁你們又不是專門用來煮飯生小孩的，那死蛙不叫就沒事！」她想起那蛙剛來時帶給她的驚奇，以及她後來被她引誘而成的思考習慣。她逐漸懷疑這蛙的來意：牠先以奇妙的聲音引她進入充滿幻想與異色的多變世界，卻又在秒與秒間以看似呆滯的眼神偷窺她所有的心事；那深沈空洞的叫聲彷彿來自遠處虛渺的嘲弄，讓人又氣

卻又難以報復。

這隻蛙的出現很不尋常，相形之下，日常的生活——上班、下班、家務……——本來就乏善可陳。蛙的出現引發了她一連串的思索：

她在床上翻來覆去，用指頭在腹上敲打計算蛙鳴的區間。整個空氣安靜下來的時候，所有她曾在蛙鳴中想過的事如快速播放的影片閃過；身旁熟睡的先生到底疼不疼她？領班那樣討好是不是愛她？是不是沒有錢就永遠不快樂？是不是不生小孩婆婆就不罷休？

蛙鳴使她想起家庭、婚姻生活所帶給她的羈絆，但也伴隨著她潛意識慾望的翻騰：例如，看著「九點半的連續劇，羨慕那些打扮光鮮、舉止高貴的劇中人」。等到她拒絕了領班的求歡，喘著氣跑回家，「她感覺那千萬隻青蛙就要這樣重疊在她身上蠕動，一口一口蝕去她的肉，讓她化成煙霧」。於是，著魔似地要趕走牠，不去不快。

從以上所引的文字，我想要強調的是：蛙成了女主角潛意識慾望的標記。驅走牠，事實

上只意味著文明社會所視為必然的道德壓抑。這也可以進一步說明〈蛙〉這篇小說最後一段所作的案語不僅充滿了「理性化」、「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語調，而且作者行文中也不無「反諷」的意味：躍出排水管的這隻蛙，跳到「一處傾倒食物殘渣及污水堆積的草叢，牠在這裏填飽了肚子，還讓草叢摩擦著牠的肚皮」，過著「飽食無虞的日子」。

從上述的角度來看〈蛙〉等於是在揭櫫一種精神分析式的讀法，而這種讀法，在賴香吟的作品而言，是站得住腳的。尤其是在〈清晨茉莉〉一篇當中，第一人稱的敘述者在自己的大喜日子到豐原去迎娶新娘，面對自己未來的妻子，他卻直說：「我的心神如此之遙。」（這句話在小說中共重覆三次。）在婚禮的這個早晨，敘述者的「無心」直教人覺得他一定有什麼事不對勁。小說中，他自述道：「……因年齡的增長，複雜的心事卻反漸成羞以啓齒的秘密。」

閱讀的過程中，我們的疑惑和好奇心逐步地堆積增高，直到結尾才豁然開朗，原來敘述者和他的姑姑曾有一度肌膚之親，而那次的經驗留在他心底成了一個解不開的情結。我們這才明白為什麼敘述者一再設法逃避和他未婚妻之間的肉體接觸，而且一開始他便說：「我的感官的潔癖使我無法想像與一位陌生的人，一位陌生的女人，一旦肌膚相親會有何種顫慄。」